

数字宗教社区热点议题的挖掘路径

——基于美国福音派网络社区*

陈 丽

摘 要：随着数字时代的到来，宗教信仰的传播和实践方式发生了深刻变化。宗教活动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实体空间，越来越多的宗教实践转向虚拟网络空间，数字宗教社区成为新兴的宗教信仰共同体，提供了全新的交流和实践平台，并对传统宗教组织和信仰实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研究使用 FastText 模型对美国福音派网络社区的热点议题进行了挖掘与分析。通过对大量网络数据和宗教讨论的文本进行深度分析，揭示了福音派群体在数字空间中的主要议题和讨论趋势。研究发现，数字宗教社区不仅是传统宗教社区的线上延续，还创造了新的宗教表达方式和互动模式，形成了跨时空的宗教集体身份。通过对福音派网络社区热点专题的详细分析，进一步展示了数字技术如何重塑宗教议题设置和集体身份的构建。研究结果为数字宗教的理论框架提供了新的视角，并为理解现代宗教实践与数字技术的结合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关键词：数字宗教社区 digital/online religious communities 福音派 Evangelicals FastText 模型 FastText model 热点议题 hot topics

作 者：陈丽，哲学博士，兰州大学哲学社会学院教授，副院长；兰州大学宗教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

数字时代不仅改变了宗教信息传播的格局，同时也拓展了宗教信仰实践的方式。在数字化时代背景下，宗教实践正逐渐从传统实体空间向虚拟网络空间转移。数字宗教社区作为新兴的信仰共同体，不仅为宗教活动提供了新的交流和实践平台，也对传统宗教组织和信仰实践产生了深远影响。大量宗教社区利用数字技术，如互联网和社交媒体，传播宗教知识和信息、组织和实践宗教活动，并为信徒提供交流和支持的平台。数字宗教社区作为新时代一个重要的宗教实践现象，已经在国际学术界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一、数字宗教社区的概念与关键问题

数字宗教社区是新时代下的宗教实践媒体化的产物，它并非是对传统宗教实践的断裂，而是宗教实践媒体化的新型发展模式。宗教组织（教会、团体）作为一种空间，其表现形式既可以

* 本文系兰州大学“人工智能+”哲学社会科学专项课题重点项目“数字宗教理论与研究框架”（项目编号：LZUAYJZD01）的阶段成果。

是物理空间，也可以是数字空间，线上直播的宗教节日、用于信息发布的平台、具备社交功能平台等，都可以成为宗教实践的交流空间。它已成为跨越地理区位、跨时间的宗教生活适应性的一部分，而非全新的宗教形式，它是一种跨时空的宗教社区。数字宗教社区的概念源于对宗教实践与数字技术的交互研究，指的是那些通过数字媒体和在线技术形成和运行的宗教群体。这些社区不仅仅是传统宗教社区的线上延续，还创造了新的宗教表达形式和交往模式。

网络社区是数字宗教社区的核心概念，它为人们在数字社会中建立社会联系和个人联系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方式。社区起初与地理空间密切相关，指一个特定地域内的群体，强调成员之间的互动和文化共享，费迪南·滕尼斯（Ferdinand Tönnies，1887）在《共同体与社会》（*Gemeinschaft und Gesellschaft*）中首次系统提出“共同体”与“社会”的区分，共同体具有紧密的情感纽带与共同价值，而社会更多依赖契约性和功能性的关系。作为芝加哥学派的核心人物，罗伯特·E·帕克（Robert E. Park，1925）认为社区是一种“自然区域”，通过互动与生态结构维持社会秩序。在现代性研究中，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1991）指出全球化和技术发展使得传统社区的地理性弱化，为虚拟社区的出现奠定了基础。随着信息通信技术（ICT）的普及，社区从地理空间的框架延伸至虚拟空间，形成了“网络社区”（online community），这种转变体现了社会关系的数字化转型。霍华德·莱因戈尔德（Howard Rheingold，1993）在《虚拟社区》（*The Virtual Community*）中首次提出“网络社区”概念，认为网络社区是基于“计算机中介通信”的自组织群体。曼纽尔·卡斯特（Manuel Castells，1996）在《网络社会的崛起》（*The Rise of the Network Society*）中指出，网络社会代表了一种新的社会形态，数字网络使社区关系变得高度流动化和全球化。21世纪计算机网络实现了社交网络，催生了多种形式的“社交媒体”，专门用于增进在线的社交关系，这些数字平台或在线空间逐渐被接受为“在线社区”。一般而言，无论组织还是个人所使用的网络平台都可以被称为“在线社区”。一方面，网络社区不同与传统的地理空间、家庭或机构隶属关系等意义上的社区概念，它建立在以个人为导向的连接关系之上，而且在某些情况下，网络社区独立于物理空间中的组织机构。^①

另一方面，虽然这些实体存在于数字空间中，它们仍然能够反映当代社区的重要关切和重要特征，甚至线上和线下的区别变得越来越模糊，那些认为在线社区毫无真实性可言的观点越来越站不住脚。有时，我们大多数关系都是通过媒介建立的，数字媒体正在扮演着帮助我们管理日常社交生活和互动的角色。

以“网络社区”的视角来理解数字宗教社区，可以更好地了解数字宗教社区作为流动的社会关系群体如何发挥作用，以及个人和群体的偏好如何以新的方式产生导向作用。但人们越是参与到网络宗教社区中，越是会产生疑问：网络宗教社区对于宗教社区或教会意味着什么？笔者认为，虽然一些学者认为数字宗教社区的普及使得宗教领袖和宗教组织可能不再为社区的组成和形象设定界限，而是社区成员各自创造、指导和管理自己的宗教社区体验；但我们不能否认，数字宗教社区仍然不是一个完全由个人志趣主导的空间，它的议题设置、言论导向和言论范围也会受到多种因素的限制。也就是说，随着宗教领袖和宗教组织开始接受和使用这一网络空间后，宗教社区的线上和线下的差异也就没有那么明显了。因此，在2010年之后，西方学者对于这一问题的研究从对数字宗教社区的描述性研究转向了解释性、互动性和综合性研究。研究主要集中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包括宗教社区的从物理空间向虚拟空间的扩展（Wagner, Sarah Benavides-Rawson, Jorge, 2019; Proctor, Devin, 2021; Grinker, Roy Richard, 2018; Kuipers, Joel R, 2022）；数字宗教社区的多样性（Robert Glenn Howard, 2019; Carmen Becker, 2021; Sarah Wilkins-Laflamme, 2019）；社交媒体在宗教实践中的角色（Fader, 2019; Ruth Tsuria, 2020）；宗教身份建

① Heidi A. Campbel and Wendi Bellar, *Digital Religion*, London: Routledge, 2023. pp. 14 – 30.

构和信仰的在线表达 (Robert M. Geraci, 2014; Heidi A. Campbell, 2020; Peterson, 2020; Tim Hutchings, 2015); 超媒介宗教空间与宗教传播 (Francesca Comunello, 2012; Giulia Evolvi, 2022); 数字宗教社区中宗教权威的形成与特点 (Pauline Hope Cheong, 2016) 等。

线上参与改变了人们对宗教社区的理解, 尤其是共同经历了 COVID-19 疫情之后, 它迫使宗教领袖和信众重新思考对宗教社区的传统理解, 即教会是否仍然应该效仿《圣经》才能称得上是“基督的身体”, 线上宗教社区中会众的松散结构是否能够构成传统意义上的“信众”。对于这个问题的探讨涉及到一个关键论点: “多站点现实” (multisite reality)。“多站点现实”是数字宗教社区的重要特征之一, 这里的“多站点” (multisite) 强调的是宗教活动在物理空间和虚拟空间等多个“地点”上的分布和相互关联, 它解释了宗教实践在多个不同地点或场景中的存在和互动, 既包括传统的、线下的宗教仪式和地点, 也包括新的、通过媒介进行的线上活动和仪式。这种多地点的现实意味着人们有意地将这两种不同形式的宗教实践连接起来, 以不同的方式融合在一起。这种宗教实践形式认识到人们每天的宗教生活是在多个领域中进行的, 有些是通过面对面的互动, 有些则是通过技术手段。会众领袖们不再强调物理空间中的集会定义宗教社区体验的实现基础, 而是强调他们的社区是基于一群以某种方式分享信仰和生活的志同道合且忠诚的人。

随之而来的则是数字技术对宗教身份的重塑, 这种重塑不仅是就宗教信众个人而言, 更是重塑了宗教组织的宗教实践和表达方式, 或者说是宗教社区的集体身份建构。西方学界讨论更多的是信仰者个体如何在数字环境中表达和建构宗教认同, 例如, 人们通过视频平台 (TikTok、YouTube) 或社交媒体 (Facebook、Instagram) 分享包括信仰生活、宗教经典阅读、个人经历等宗教内容来展示其宗教信仰。^① 实际上, 除了个人层面的数字宗教身份建构外, 宗教群体或组织也在进行集体身份建构, 它们通过社交媒体、在线社区、数字内容创作和其他在线互动方式来展示宗教信仰和归属感。^② 在线宗教社区通过集体在线祈祷、议题的发布与讨论、播客项目等多样化的宗教活动, 形成共同的话题和身份认同。与个体宗教身份不同, 集体层面的宗教身份是通过互动、共同实践和共享符号形成的, 集体身份的核心是成员对宗教意义和象征的共同理解。^③ 数字宗教研究借鉴了社会学家 Maurice Halbwachs 对“集体记忆”的观点, 认为群体的共同记忆和符号化语言塑造了宗教意义, 这种符号系统通过数字环境的重复传播进一步强化。^④ 数字环境中共享的宗教符号包括推文内容、用户生成的内容、图片、短视频、术语、象征性仪式, 等等, 它们都是团结集体的重要工具。宗教社区的群体接触和阅读这些符号的重复传播, 甚至参与讨论和转发, 在这个过程中产生了宗教群体对宗教符号和意义的共享理解, 形成共同记忆, 从而建构和维持集体身份。在数字宗教研究中, 这种集体记忆就被定义为在线宗教社区中的符号化表达、共享的历史叙事和数字化仪式, 它也增强了社区成员之间的互动并产生共享意义, 这些则为他们提

① Giulia Evolvi, “Religion, New Media, and Digital Culture”, *Religion*, 23 February 2021, <https://doi.org/10.1093/acrefore/9780199340378.013.917>.

② Heidi A. Campbell, eds., *Digital Religion: Understanding Religious Practice in Online Contexts*, London: Routledge, 2013, p. 31, and Campbell, Heidi A. and Stephen Garner, *Networked Theology: Negotiating Faith in Digital Culture*, Series: Engaging Culture, 2016, pp. 51–72.

③ Marcus Moberg, Sofia Sjö, Mia Lövhelm, “Digital Media, Religion, and Identity”, in Marcus Moberg, Sofia Sjö, eds., *Digital Young Adults and Religion*, 2020. p. 15.

④ Graziano Evolvi, “Religion, New Media, and Digital Culture”, in *Oxford Research Encyclopedia of Relig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21, p. 96. and Maurice Halbwachs, *On Collective Memory*, eds. and trans. by Lewis A. Coser,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2, pp. 121–25.

供了心理上的归属感。^①

在数字宗教社区中，集体身份建构往往通过发起各类议题，甚至有侧重点地强调某些热点议，形成共同话题，经过数字空间中的互动，进一步形成集体记忆。因此，对数字宗教社区中的热点议题的挖掘和分析是极为重要的基础性研究。

二、数字宗教社区的热点议题研究方法：基于 FastText 的多标签分类模型

本文以美国福音派极具代表性的网络社区“今日基督教”（Christianity Today，简称 CT）为研究对象，重点分析其 2021 年后疫情以来重点关注的热点议题。^② 本文首先对今日基督教网站（<https://www.christianitytoday.com/topics/>）的数据进行了采集。采用网络爬虫技术收集了近五年内与宗教议题、地域特征及教派动态相关的新闻报道，构建了一个包含 1.7 万条记录的数据集作为训练集，并利用这些数据训练出一个多标签文本分类模型。由于今日基督教网站的数据集标签较多，因此，首先需要对收集到的大约 1700 个主题标签进行了分类整理。本研究采用的利用大语言模型，采用提示词对标签进行分类整理。经过去除和归类，最终将 52 个标签被归为教派类别，126 个为地域类别，而 149 个则涉及议题。本研究采用了 FastText 机器学习算法来实现新闻数据的主题标签分类任务，并通过一系列步骤构建了模型：包括样本划分（按 7:3 的比例将训练集划分为训练子集和测试子集）、模型训练（利用训练子集调整模型参数以适应文本信息）以及预测评估（使用测试子集验证模型性能）。经过多次迭代训练与参数优化，最终确定了表现最优的模型版本。训练集整理完毕后，再采集 CT 的 Facebook 过去五年间关于宗教话题的推文，形成了一个由 6000 多条数据组成的预测数据集。使用该优化后的模型对新获取的推文数据进行了分类预测；即从热门议题、关注区域以及活跃教派三个方向对推文数据进行了标注。预测完成后，通过对北美基督教信仰群体的兴趣焦点进行分析，本研究揭示了他们所关心的主要问题及其发展趋势。整体分析流程如下图所示：

图 1 整体流程图

1. 基于大模型的标签整理

训练集数据爬取完成后，首先对标签进行分类和优化。由于标签数据较多，进行筛选和归类，以便于后面的数据分析。以往采用的都是根据人工进行对标签进行整理，并采用专家辅助模式对标签进行归类。这种方法主观性较强，并且此次标签数量达到 1700 个，整理起来工作量巨大。因此，采用了近两年流行的大模型技术对标签进行整理。

大模型通常指的是具有大量参数的深度学习模型，通常基于 Transformer 架构的模型，其中 deepseek 系列、GPT 系列、BERT 等是典型代表。这些模型的核心原理在于其能够通过大规模的数据训练学习到丰富的特征表示，从而在各种自然语言处理任务中取得卓越的表现。^③ 首先，大模型的基础在于其庞大的网络结构和海量的参数量，这使得它们能够捕捉文本中的复杂模式和深层次语义信息。以 Transformer 架构为例，它摒弃了传统循环神经网络（RNN）的序列处理方式，

① Christopher Helland, “Digital Religion”. in David Yamane, eds., *Handbook of Religion and Social Institutions*, Cham: Springer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2016, pp. 177 – 196.

② 笔者曾就包括疫情期间在内的 2017 – 2021 年间北美最为典型的基督宗教三大网站及其社交媒体的热点议题做过相关挖掘和分析，参见：“宗教对话的层次性实践基础大数据分析——基于典型北美综合性基督宗教社交媒体内容的分析”，《世界宗教研究》2022 年第 10 期。

③ 文淇、邢云昊、郭晨冉：《大语言模型赋能的知识挖掘与文档整合研究》，《科技创新与应用》2025 年第 3 期。

采用了自注意力机制（self-attention mechanism），让模型可以并行化处理输入数据的同时，有效地关注句子内部不同位置之间的依赖关系。这种机制允许模型在处理一个词时，考虑到句子中所有其他词的信息，极大地增强了对上下文的理解能力。2017 年 Google 提出的 Transformer 架构，它引入了自注意力机制，能够高效处理序列数据，随即一系列大型预训练语言模型相继出现，如 GPT 系列、BERT、T5 等，它们通过在大规模语料库上的无监督学习来获取广泛的语言理解能力。2020 年，OpenAI 推出了 GPT-3，GPT-3 进一步扩展到了 1750 亿个参数，显著提升了理解和生成自然语言的能力。GPT-3 不仅能够执行各种 NLP 任务，还展现出了零样本学习的能力，即无需额外训练即可解决新问题，GPT 系列逐渐成为工业和学术界的主流。2023 年 GPT4 出现之后彻底改变了传统自然语言处理方式，^① 同时国内外各大厂商相继推出各自的大语言模型。

本研究主要是对英文数据进行文本分析，通过对国内外各大模型的测评，决定选取 GPT4 为标签分类工具。熟练的使用大型语言模型离不开提示工程（Prompt Engineering）技术，所谓 Prompt 主要是只与大模型进行对话的语言，良好的 Prompt 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② 本研究通过多次优化 prompt 语句，将主题标签进行删减，并最终被分别归类到了议题、地域和教派三个维度，此后，在分析数据时，又将地区标签归类到各个大洲。

经过 GPT4 的处理，标签整理工作的效率得到了极大提升。与传统人工整理方式相比，使用大模型进行标签整理不仅节省了大量的时间和人力成本，还显著提高了整理的准确性和一致性。这与景浩等人在基于大语言模型知识蒸馏的领域科学文献多标签自动分类研究中所得出的结论一致^③。该研究表明，利用大模型生成的标签训练的轻量化分类模型在多项性能指标上表现出色，准确率和 F1 分数分别超过了 0.96 和 0.86，且显著降低了时间和成本的花费。在优化标签分类的过程中，本研究还参考了姚汝婧和王芳提出的大小模型协同的思路。^④ 尽管本研究主要依赖 GPT4 这一大语言模型，但在后续的工作中，可以考虑引入领域小模型，充分发挥大模型强大的语义理解能力以及领域小模型的专业性，进一步提升标签分类的效果。此外，臧志栋等人在基于关键词扩展与 Prompt-BERT-RCNN 模型的医疗问答社区短文本分类研究中，将提示学习与深度学习模型融合，构建 Prompt-BERT-RCNN 模型，实现了医疗短文本的有效分类。^⑤ 本研究在优化 prompt 语句时，也借鉴了类似的思路，通过多次尝试不同的 prompt 表达方式，使得 GPT4 能够更准确地对标签进行分类。冯钧等人提出的利用大语言模型辅助的防洪调度规则标签设计方法，通过标签细化、标签生成和标签更名等措施，提高了标签的准确性和表达能力。^⑥ 本研究在对主题标签进行删减和归类时，也采用了类似的策略，使标签更符合数据分析的需求。文飞在传统与大模型并举：中文文本分类技术对比研究中指出，大模型在理解和利用语言上下文、提高泛化性能方面具有显著优势。^⑦ 这进一步验证了本研究选择 GPT4 作为标签分类工具的合理性。在未来的研究中，可以进一步探索大模型在不同领域的应用，不断优化标签整理的方法和流程。

综上所述，基于大模型的标签整理方法在本次研究中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为后续的数据分析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时，通过参考其他相关研究，本研究也为大模型在标签整理领域的应用提供了更多的思路 and 方向。在未来的工作中，将继续探索如何更好地利用大模型技术，提高数

① 傅文军、毛雄飞、徐晓：《大语言模型主流架构的特征要求与路径构建》，《中国仪器仪表》2025 年第 1 期。

② 唐亚平、王莹：AI 大模型在咨询业务领域的综合能力测评研究与实践，《通信与信息技术》2025 年第 1 期。

③ 景浩、吴新年、李慧佳、祝忠明：《基于大语言模型知识蒸馏的领域科学文献多标签自动分类研究》，《数据分析与知识发现》2025 年第 2 期。

④ 姚汝婧、王芳：《基于大小模型协同的情报学理论实体抽取研究》，《现代情报》2025 年第 2 期。

⑤ 臧志栋、汤祖懿、秦振凯、程结晶：《基于关键词扩展与 Prompt-BERT-RCNN 模型的医疗问答社区短文本分类》，《情报科学》2025 年第 02 期。

⑥ 冯钧、吕志鹏、范振东：《基于大语言模型辅助的防洪调度规则标签设计方法》，《水利学报》2024 年第 8 期。

⑦ 文飞：传统与大模型并举：《中文文本分类技术对比研究》，《智能计算机与应用》2024 年第 6 期。

据处理的效率和质量。

2. FastText 词向量

虽然大模型技术日益流行,但对于非海量数据的训练,传统模型仍有较高的效果。通过查阅相关资料和各大媒体公布的技术对比来看,在具体的分类任务上,传统模型的效果甚至具备一定的优势;另外,考虑到大模型预训练对设备机器要求较高,基于本研究目前局限性,并结合各类文献评估,最终决定采用 FastText 进行模型训练。

词向量 (Word Embedding),也称为词嵌入,是一种将自然语言中的词语转换为数值向量的技术,使得这些向量能够在数学空间中表达词语的语义信息。这种表示方法允许计算机理解和处理人类语言,是自然语言处理 (NLP) 领域中的一项关键技术。在词向量模型中,每个单词都被映射到一个高维的实数向量上。理想情况下,具有相似语义或经常出现在相同上下文中的词汇,在向量空间中的距离较近。Tf-idf、Word2Vec 都是典型的词向量技术。FastText 自带一种特殊的词向量技术,Facebook AI Research 开发的一种扩展自 Word2Vec 的方法,它不仅把每个词当作整体来训练,还会将其分解成 n-grams 的形式 (字符级别的特征),因此对于未登录词 (out-of-vocabulary, OOV) 有更好的表现。通过将单词分解成字符级别的 n-grams, FastText 能够捕捉到单词内部的结构信息,这对于理解单词的意义非常重要。例如,“unhappiness”可以被分解成多个 n-grams (如 “un”, “hap”, “app”, “ppy”, “ine”, “ness” 等),这有助于模型学习前缀 (如 “un-” 表示否定)、后缀 (如 “-ness”) 和其他有意义的部分。因此,对于英文、西班牙语 fasttext 词向量的效果更好,能够捕捉到词根信息。

3. FastText 多标签分类

由于每条推文可以标注多个标签,因此本文采用多标签分类对数据进行标注。多标签的分类的实现思路有多种,本文采用的 FastText 自带算法,实现多标签分类,该算法通过对每个标签进行 2 分类判断实现多标签,即通过多个 2 分类模型实现多标签分类。

FastText 模型的基础架构由输入层、隐藏层和输出层构成。在输入层,模型接收的是多个单词及其对应的 n-gram 特征,这些特征会被转化为词向量以及 n-gram 向量,为后续的处理提供数据基础。其中,n-gram 是一种基于统计语言模型的算法,它按照字节顺序对文本内容进行大小为 N 的滑动窗口操作,从而形成长度为 N 的字节片段序列。例如,对于文本“苹果是一种水果”,当 $N=2$ 时,其 2-gram 特征包含“苹果”“果是”“是一”“一种”“种水”“水果”等。这种方式能够有效捕捉文本中的局部序列信息,为模型理解文本语义提供更丰富的细节。在隐藏层,模型会对输入层传来的词向量及 n-gram 向量进行平均池化操作。这一操作是将这些向量进行累加并求均值,通过这种方式生成能够表征整个文档语义的向量。该向量综合了文本中各个单词和 n-gram 的信息,是模型进行后续分类决策的重要依据。^①

输出层则基于隐藏层生成的文档向量开展工作。在多标签分类场景下, FastText 模型会针对每个标签构建独立的二分类器。具体而言,输出层采用分层 SoftMax 算法,该算法通过构造 Huffman 树来优化计算耗时问题,将文档向量输入分层 SoftMax 中进行多分类操作。在这个过程中,每个二分类器都会判断文本是否属于对应的标签类别,最终综合所有二分类器的结果,确定文本所属的多个标签,从而实现多标签分类的功能。根据多项研究成果表明, FastText 模型在多标签分类任务中具备较高的准确性和效率,能够为不同领域的文本分类需求提供可靠的技术支持。在本文的研究中,选择 FastText 模型进行多标签分类,正是基于其在众多研究和实际应用中所展现出的卓越性能。期望借助该模型实现对推文数据准确、高效的多标签分类标注,为后续的

① 吴玉娟,陈亚军,谢婷:《基于 TF-IDF 和 FastText 的快速外卖评论情感分类研究》,《太原师范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 2022 年第 2 期。

深入研究工作筑牢坚实基础。

三、分析结果与解析

首先进行的是模型训练与评估工作。首先对训练的标签分布进行分析。训练集共有 17312 条数据，分为教派（sects）、议题（issue）、地域（region）三个大类，每个大类下的标签分布的词云如图 2 所示。我们可以看到，图中较大的字体表示该标签的数量较多，较小字体表示该标签数据量较小，训练集标签分布广泛，并且议题、地区、教派数量较多。其中，归类到教派的主体标签有 52 个，归类到地域的主体标签有 126 个，归类到议题的主体标签有 149，接下来基于归类的主体标签对每条新闻数据进行分类标识，标注相应的分类标签。

图 2 标签分布

采用该训练集以 0.01 的学习率训练了 10000 个 epoch，经过测试评价后指标评价结果如表 1（置信度阈值 0.01），从指标来看模型效果良好，可以应用于接下来的预测数据。

表 1 指标评价

预测集数据来源是从 ChristianityToday 的官方 Facebook 账号上爬取到的 2021 年 4 月到 2024 年 12 月发布的 6784 条推文，以下简称 CT 数据集。使用上述模型对 CT 数据集进行预测，对所得结果做如下分析：

1. 议题、教派、地区热点分布

图 3 热点议题

科学（Science）在 CT 数字社区中是最受关注的议题，这也是我们当下时代最受关注的问题，科学与宗教之间的互动和讨论较多。新冠（Coronavirus）也是重要的议题之一，反映了后疫情时期相关内容持续被关注度。宣教（Missions）和传福音（Evangelism）都受到高度关注，并且宣教远高于传福音，我们需要关注到两者的内涵有很大不同，其中，宣教包含的内容更为广泛，它包括了基督宗教和信徒所实施的各种活动，包括传福音、社会服务、教育、医疗、社区发展等；实施的途径往往也较为多样，包括建立线下及线上教会、开展社区服务、提供教育和医疗资源、多方面参与社会事务，等等。传福音是宣教的一个具体组成部分，主要是向非信徒传播基督宗教信仰，目的是发展新的信徒。圣乐（Music）和祈祷（Prayer）也有相当比重的关注度。基督教化教养（Parenting）和神学教育（Education）同样是 CT 数字宗教社区较为重视的议题，基督教化教养强调在基督信仰中的子女教育和以基督信仰为核心的育儿方式，而神学教育则指整体的与基督信仰相关的教育。另外，排在 Top8 之后还有一些热度较高的信仰议题和社会议题，依次为暴力（Violence）、种族主义（Racism）、信仰伦理（Morality）、Anxiety（信仰焦虑）、与神和好（Reconciliation）、宗教自由（Religious Freedom）、无神论（Atheism）、堕胎（Abortion）、迫害（Persecution），等等。

图 4 热点教派

主流新教（Mainline Protestants）在 CT 数字社区是最受关注的教派，主流新教群体代表了新教中在神学上较为温和与自由，对待其他信仰和文化持更开放的态度，支持社会改革，也更注重社会争议，接受现代科学，与保守的福音派形成鲜明对比，主流新教派在美国社会和政治领域仍有较大的影响力。南方浸信会（Southern Baptists）和天主教（Catholicism）也是较为重要的教派，但热度明显低于主流新教。南方浸信会也是美国最大的新教教派之一，在社会服务方面表现活跃，但在神学、社会和政治问题上总体持保守立场。天主教会至今在美国仍然是最大的宗教团体之一，尽管面临诸多挑战，但其在社会服务、教育和传教方面仍具有广泛影响力。耶稣会（Jesuits）在美国的教育方面有深远影响。安息日会（Adventists）相对于全球其他主要基督教派成员数量较少，但其在美国的会众数量相对较多，它在全球教会教育、医疗和社会服务领域具有显著影响力。福音灵恩派（Charismatics）是近年来美国基督教中增长较快的分支之一，其教徒在社会问题上表现出较高的参与度。安立甘宗（Anglicans）的礼拜人数在后疫情时代显著反弹，教会数量也有明显增长，尽管其面临内部分歧和与其他安立甘团体关系的挑战，但北美安立甘宗仍具有一定的发展活力。浸信会（Baptists）和南方浸信会虽都属于浸信会传统，但在历史背景、圣经解释、教会治理、社会立场以及洗礼实践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南方浸信会通常在社会和神学问题上持更保守的立场，而浸信会则更倾向于开放的态度。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出现频率较低的教派，在预测集数据内容中占比相对较小，就不在此一一例举。

图 5 热点地区

北美（North America）CT 数字社区是最受关注的地区，该地区的基督教活动和新闻较多，受众广泛。亚洲（Asia）也是重要的地区之一，但提及次数明显低于北美。非洲（Africa）和欧洲（Europe）提及次数较少，但仍有一定的关注度。南美（South America）和大洋洲（Oceania）的提及次数非常低，说明这些地区的相关内容较少。此外，还有一些未识别类别存在，但仅出现了 1 次，影响较小。其他（others）类别没有出现，表明所有推文都能明确归入某个特定地区。

2. 主要教派的热点议题分布

图 6 主要教派的热点议题分布

不同教派在特定议题上的关注点有所不同，科学是大多数教派最常提及的议题，特别是在耶稣会（22.5%）、安息日会（20.3%）、主流新教（16.2%）、灵恩派（18.5%）和安立甘宗（13.8%）中占比最高，在南方浸信会和天主教中占比较少，反差非常明显的是，在浸信会中没有出现科学议题。新冠也是一个重要的议题，特别是在南方浸信会（21.6%）、安息日会（14.1%）、主流新教（11.1%）和浸信会（10.0%）中占比相对较高，在其他热点教派中占比较少，尤其是在安立甘宗中没有出现。宣教在大多数教派中都有一定程度的提及频率，且比例相差不多，但在安息日会中提及频率明显少于其他教派。传福音在南方浸信会和福音灵恩派中没有出现，但在其他热点教派中均有提及，但提及频率差别较大，其中，天主教（14.6%）和浸信会（10.0%）相对最高，其次是安立甘宗（6.9%）和主流新教（6.4%），其余在 1% 左右。圣乐在多数教派中也有较高的提及频率，特别是在安立甘宗（10.3%）、福音灵恩派（11.1%）和浸信会（10.0%）中，而主流新教（3.4%）、耶稣会（4.9%）和天主教（4.2%）相对较少。基督教化教养除了在南方浸信会和浸信会中没有提及之外，在其他热点教派中均有一定程度的提及，比例分布相差不大，均在 5% 左右；神学教育在大多数教派中的提及频率都较低。安息日会

(7.8%)、安立甘宗(6.9%)、耶稣会(4.9%)、福音灵恩派(3.7%)和主流新教(2.6)都提及了信仰焦虑(Anxiety)的问题,而其他教派并没有明显出现此议题。

需要说明的是,在主要教派的热点议题数据结果中增加了“其他”,因为除了热点议题之外还出现了较多的其他议题,尽管总体数量占比较大,但极为分散,单个数量也极少,因此不单独列出。这种情况在以下数据结果的分析中也做此类处理。

3. 主要地区的热点议题分布

图7 主要地区的热点议题分布

科学是所有地区中最常提及的议题,特别是在北美(17.4%)、亚洲(18.6%)和非洲(13.5%)中占比最高。疫情也是一个重要的议题,特别是在北美和欧洲中占比相对较高,其他地区比例相差不大。宣教在大多数地区都有一定的提及频率,在非洲(17%)和大洋洲(16.7)中尤为突出。圣乐在多数地区中也有较高的提及频率,并且比列分布相差不大。除了南美和大洋洲,基督教化教养和祈祷在一些地区中也有显著的提及频率,但不如科学和新冠高。传福音在南美有较高的提及频率,但在其他地区中较少。神学教育在大多数地区中有一定比例的提及频率,但在南美和大洋洲并不明显。

4. 热点议题的地区和教派分布

图8 热点议题的地区分布

总体来看,北美、亚洲、非洲和欧洲地区提及率最高的是科学、新冠和宣教;南美地区提及率较高的是宣教、新冠和圣乐;而大洋洲地区由于出现频次较少,除了宣教被提及较多,其他议题表现并不明显。

图9 热点议题的教派分布

总体来看,科学在各个教派都是备受关注的议题,特别是在主流新教和耶稣会中占比最高。新冠也是一个重要的议题,特别是在主流新教和耶稣会中占比相对较高。宣教在主流新教和耶稣会中都有较高的提及频率,且在南方浸信会中也较为突出。圣乐在多数教派中都有较高的提及频率,特别是在主流新教、耶稣会和南方浸信会中。传福音在主流新教中有最高的提及频率,其次是南方浸信会。

四、结论与讨论

通过对CT官方Facebook社区数据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美国福音派热点议题排名前八位的是科学(Science)、新冠(Coronavirus)、宣教(Missions)、圣乐(Music)、基督教化教养(Parenting)、祈祷(Prayer)、福音传播(Evangelism)、神学教育(Education),并且从热点议题前20位来看,与信仰问题相关的议题远远多于社会议题。热点教派排名前八位是主流新教(Mainline Protestants)、南方浸信会(Southern Baptists)和天主教(Catholicism)、耶稣会(Jesuits)、安息日会(Adventists)、灵恩派(Charismatics)、安立甘宗(Anglicans)、浸信会(Baptists),虽然热点最高的是较为自由开放的主流新教,但从热点前20位来看,大多数提及率较高的教派在神学上较为温和与自由,并且积极参与社会事务,支持社会改革,对待其他信仰和

文化持更开放的态度；也有相当一部分教派在神学、社会服务和对待其他文化的态度较为中立和多元；少数教派在神学、社会议题上持保守立场。在热点地区方面，美国福音派社区除了关注自己所在的北美地区之外，提及率最高的就是亚洲了，其他地区也有一定的关注，但数量远不及亚洲和北美。我们还考察了主要教派、主要地区的热点议题情况。其中，科学是大多数教派提及率最高的议题，其次是新冠；各个教派对宣教的重视程度相差不大；传福音在大多教派中均有提及，但差别较大；圣乐在多数教派中有较高的提及率；基督教化教养在大多数教派中均有一定程度的提及，并且相差不大；神学教育在大多数教派中的提及频率相对都较低。存在一些异常点需要关注，如浸信会中没有出现科学议题，南方浸信会和福音灵恩派没有出现传福音，基督教化教养没有出现在南方浸信会和浸信会中，少部分教派出现了信仰焦虑议题。北美、亚洲、非洲和欧洲地区提及率最高的是科学、新冠和宣教；南美地区提及率较高的是宣教、新冠和圣乐；而大洋洲地区由于出现频次较少，除了宣教被提及较多，其他议题表现并不明显。

数字宗教社区中的议题形成和互动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宗教群体集体记忆的演练场，数字环境为集体记忆的保存和再生产提供了全新的场域，并且这一集体记忆极具动态性和协商性。在传统的宗教群体中，集体记忆往往通过纸质文献、口述传统等方式传承，这些方式相对静态且不易改变，而数字空间使得集体记忆能够通过社交媒体、播客、视频和图像等动态内容持续更新，这种动态更新增强了群体成员对记忆的即时参与感，使得集体记忆不仅是历史的回顾，也是信仰群体当前信仰实践的表现，不断通过用户生成内容和互动更新持续形成新的集体记忆。因此，数字空间的交互性和去中心化特征使得集体记忆的塑造不仅是群体记忆的“保存”问题，更是集体创造和协同构建的过程。信徒在社交平台上的讨论、评论、分享等行为共同塑造了集体记忆的内容和结构，每个参与者在平台上贡献自己的声音，分享自己对某一宗教事件或宗教符号的理解，形成了一个不断扩展、调整和变化的共同记忆。

在数字环境中，宗教群体的集体身份正是上述过程中得到强化，而集体身份的形成与强化是数字宗教社区得以建构的基础。数字平台的算法也会根据用户的兴趣和互动历史推送特定的内容，进一步加深某些记忆元素的传播，形成群体在数字空间中的“集体偏好”。当宗教在线社区设置和发送一些特定偏好的议题，信息接受者或信徒不仅是记忆的接受者和传递者，还是记忆的参与者和改写者。数字空间不仅能够使集体记忆在更广泛的范围内传播，当群体于在线社区讨论全球宗教事件时，不同社区的成员可能基于本地文化背景重新解释这些事件；或者随着信息的不断积累，某些内容可能被“遗忘”或被较少关注，而其他内容则成为集体记忆的核心。因此，重视数字宗教社区议题的挖掘研究是极其重要的。

对数字宗教社区的研究，是对新技术背景下宗教实践的重要考察，同时也是对宗教学传统理论问题的再反思和新认识。在信息技术日益发展的今天，数字平台为宗教信仰的表达和宗教实践的开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空间。信徒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宗教场所，而是可以通过社交媒体、视频平台、虚拟教堂等多种形式在线表达信仰，参与宗教仪式，甚至与全球的信徒共同探讨和传播宗教话语。这种转变不仅改变了宗教身份的形成和宗教实践的形式，也使得传统宗教理论面临新的挑战。传统的宗教学理论大多聚焦于宗教仪式、宗教教义和信徒在特定场所的实践（如教堂、寺庙等）。这些理论假设宗教的表达和宗教集体身份的构建依赖于物理空间和传统的权威结构。然而，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宗教实践的空间已经扩展到虚拟世界，信仰的传递不再仅仅依赖于地方性和面对面的互动，而是通过网络连接的全球性社群完成。这种转变促使我们重新审视传统的宗教场所与实践的界限，并反思数字化时代如何影响宗教的权威性和神圣性。例如，在数字宗教社区中，传统的宗教权威结构被去中心化，信徒和网络社群主导了宗教内容的生产与传播。宗教领袖不再是唯一的解释者，个体信徒通过社交媒体和在线平台成为宗教话语的重要参与者。这种现象对传统宗教学中关于宗教权威、教义传承的讨论提出了新的问题：数字平台的去中心化特

性是否导致了宗教权威的稀释，或是形成了新的、更加灵活和多元的宗教权威结构？此外，数字宗教社区还促使我们重新思考集体宗教身份的建构。在传统社会，宗教身份通常是通过面对面的社群互动和固定的仪式安排来建立的。而在数字空间中，信徒通过在线互动、虚拟礼拜、共同分享宗教内容等方式形成集体认同。这种集体身份的形成过程更加动态和多元，个体身份和集体身份之间的界限变得更加模糊。数字空间的开放性、流动性和跨文化交流的特性，使得宗教身份呈现出更加灵活和交织的面貌，这对传统宗教学中关于宗教认同的讨论提出了新的反思。因此，数字宗教社区的研究不仅仅是对宗教实践的现代转型的观察，它还引发了对宗教学传统理论的深刻反思。在新的技术背景下，宗教实践的本质、宗教的权威性、宗教集体身份的形成等问题都需要重新审视。这为宗教学的未来发展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思路，尤其是对于理解宗教如何在数字化时代继续影响个体和群体的信仰与行为。

（责任编辑：袁朝晖）